
尋找一塊墓地 深度

被鎖住的房間：校園鬼故事，與我們集體想像的死亡 | 尋找一塊墓地

總是有人枉死，總是有些死亡被隱瞞，總是有些空間，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。



2023-04-27

尋找一塊墓地

「尋找一塊墓地」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，我們希望在這裏認真地和讀者談死亡、遺憾、悔恨，但也談生命、愛、希望，和那些無法解決的道德難題。歡迎[點擊訂閱](#)。

（謝宜安：作家，「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」成員；著有《特搜！臺灣都市傳說》，小說《蛇郎君：蠓鏡窗的新娘》。合著《臺灣都市傳說百科》。）

高中時，我住在學校的女生宿舍。宿舍的樓梯間有一面鏡子，從樓上走下來時，對著鏡子，恰巧可以照見全身。這是給我們檢查服裝儀容用的。宿舍裡一天要點兩次名，點名時，規定學生不能穿拖鞋。我好幾次在下樓經過那面鏡子時，注意到自己的鞋子而跑回去換。我覺得在那裡放鏡子，相當貼心。

但是有一天，那面鏡子被翻了過去。因為聽說有同學在鏡子裡，看到了不是人的影子。

鏡子被翻面我覺得可惜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又完全可以理解——因為我也害怕過那面鏡子。宿舍十點熄燈，公共區域如樓梯也會關燈，只留下幾盞小燈。但我還是有好幾次，為了拿洗衣機裡洗好的衣服，在十點後摸黑穿越樓梯。那時候，我會害怕看到那面鏡子。我不知道在鏡子裡看到鬼影的是誰，但我膽子要是再小一點、或者走樓梯時再遇到一些風吹草動，那個人可能就會是我。

不是因為我相信有鬼，而是我很清楚，在宿舍裡那些條件的影響下，我會認為自看到鬼。無論原本有沒有鬼，當下的環境與心靈，都會使人撞鬼。

當年在宿舍裡，我聽說了不少鬼故事，其中甚至有一些被視為真實的靈異經驗。而在離開宿舍後，我讀到了更多宿舍鬼故事——很多人跟我一樣，也在那樣的宿舍環境裡，感受著鬼故事的發生。我們都受到宿舍這個獨特的空間所影響。

據說，我當年所住的宿舍之所以會有鬼，是因為它曾經是監獄的刑場，我們的宿舍原本是男生宿舍，可以用陽氣來鎮壓陰氣，但現在換成了女生宿舍，因此鬼很多。

我所聽到的，就是校園鬼故事裡常說的主題：「學校以前是墳場」或者「學校以前是刑場」。這往往不符合真實。臺灣沒有學校以前是刑場，有些學校以前曾經是墳墓，但「被說是墳墓」的學校，遠比「真的是墳墓」的學校多更多。儘管學校不是墓地，但學校確實像是一塊墓地——想像中的。在這裡，徘徊許多學生心中的亡魂。它們的故事就像葬在這塊土地上，經過的人，總會聽說過一兩個鬼故事。你從小到大，一定也聽說過幾個。

這些校園鬼故事，日本稱之為「學校怪談」。在日本的校園怪談中，登場率最高、匯聚了最多怪談的場所，是廁所。日本學者常光徹研究這一類學校怪談。他注意到，許多故事如「花子」、「青色紙、紅色紙」（廁所裡會冒出一個聲音，問你要青色紙還是紅色紙。回答青色紙會被全身抽乾血而死、回答紅色紙會全身流血而死）、「從馬桶中伸出的手」、以及「窺視的臉」（女學生被鬼追躲到最後一間廁所，以為鬼離去時，才發現鬼從廁所上方看著她），這些故事都發生在廁所。廁所是學校的陰暗面，是身體的排泄

腔通往無盡黑暗的通道，因此令人畏懼、因此會產生故事。

但在臺灣，學校裡鬼故事最多、最陰的地點並非廁所，而是宿舍。這可以說是臺灣校園鬼故事的一大特色。

為什麼偏偏是宿舍？難道對臺灣人來說，宿舍非常可怕？

在研究傳說時，我們往往將傳說視為人們精神的切片。傳說的形成，背後是無數次的口耳相傳：耳朵聽來的傳說，經由心過濾一遍，再由嘴巴說出一一傳說反覆經歷這樣的歷程。而這些無數次穿越人們意識濾網的傳說，也就不得不成了人們的共識、人心的結晶。假使我們把視線凝聚於這些結晶碎片上，或許就可以還原出恐懼的形狀——知道那些傳說宿舍鬼故事的人，究竟在想什麼。



一條廢棄走廊。

被封鎖的寢室

宿舍裡許多鬼故事，都涉及一間「被封起來的寢室」。最典型的，或許是我在高中時從友校同學口中聽說

過的這個故事。那次我去參加男校的校慶，男校同學一聽說我住宿舍，就跟我說了他們宿舍的鬼故事：宿舍走廊盡頭，有一間被封條封住的寢室，沒有人知道那間寢室為什麼被封住。曾有一次，一位學長在門外聽見有人在寢室內喧鬧的聲音，他原本以為是學生在這間寢室內開party，但後來意識到，寢室明明被封得好好的，沒有打開的跡象——在裡面開party的並非活人，而是生活在這個空間裡、不是人的鬼魂。

這是我聽說的第一間「被封住的寢室」。

友校宿舍是不是真的發生過這件事，我無法確定。但我想，那棟宿舍裡，很可能真的有一間被封住的寢室。被封住代表著「不能進去」的禁忌，禁忌往往讓人想到那些不可言說的事情：死亡、靈異——必定是發生了什麼可怕的、無法解決的事，才不得不封鎖那間寢室。事實上，那間寢室被封住可能有其他的原因，但只要它是被封住的，就會持續引發各種想像。到後來，想像已經成形，真相是什麼無所謂。假使有人告訴我，那間寢室被封住的原因，是因為裡面漏水，那我恐怕會十分失望，覺得不要聽說還比較好。

在其他更多的宿舍鬼故事裡，那間封鎖的寢室，後來開放了。這時產生了另一種恐怖——你甚至不知道它是哪一間。

我聽說的第二間「封鎖的寢室」，來自大學的學弟。

學弟說起了他所住自強九舍的恐怖故事：傳說宿舍裡曾有一位僑生，這位僑生有宿疾，某一次長假時，他沒有回故鄉，而是待在空無一人的宿舍裡。一天，他的宿疾突然發作，在無人急救的情況下，他死在自己的床位上。等到假期結束、他的室友們回來時，發現僑生的屍水已經深深滲入他躺著的床上，僑生的屍體也與床板緊密黏合，分也分不開。

學弟只說到這裡，但這個故事還有後半段：當校方要處理屍體時，發現床板上的屍水怎麼樣都無法消除，因此直接割除了床板。這間寢室因為出過事，曾經封鎖一陣子，後來隔幾年，新學生入住時，又再度開放。那棟宿舍裡每間寢室都有四張床，但只有那間出過事的寢室，其中一張上鋪被鋸掉，剩下三張床。住到這間寢室的學生，半夜會聽到有人咳嗽、找藥的聲音。

我很長一段時間以為這個故事是真的，就跟學弟一樣，也跟其他很多人一樣。然而後來我因為整理傳說，才意識到，「屍水宿舍」其實是流傳於各大學之中的都市傳說。我所就讀的政大是最有名的，但不是唯一的。這類「屍水宿舍」故事最早可以追溯至1995年的一篇BBS文章〈北工鬼事〉。在那篇文章裡，事件發生在臺北工專（今日臺北科技大學），死者也並非僑生，而是臺灣本地的學生。在那之後到今日的二十多年間，故事持續流傳，中興大學、文化大學、東海大學、臺灣大學、中原大學、輔仁大學、臺北大學都有相似的鬼故事。彷彿在這些大學裡，都有一位在長假間孤獨死亡的僑生——怎麼可能呢？但是就算這位僑生並未真實存在，學生們仍對此深信不疑。

我當年也是。聽說故事的那一年，我剛入住大學寢室。一整個校園裡，我真正說得上話的人很少，與我同寢的室友，是一位來自美國的交換生，我的英語只能勉強與她溝通，當然更無法分享心事。學弟說故事給我聽時，是在告訴我，「我們都可能突然死了，沒有人發現」——那些靈異的結尾不是他的重點，「孤獨死」的核心才是。而恰巧我們都對此深有同感，既然如此，那故事應該要是真的。

「屍水宿舍」的故事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結尾：在整棟宿舍裡，有一間寢室不一樣。不一樣意味著異常。假使說「封鎖房間」的情節，可以讓人們與鬼故事的現場保持一定程度的安全距離，「再度開放」的情節，則使得人們會毫無隔閡地置身鬼故事現場。在這類故事中，「再度開放」並非代表事情已經獲得解決，它只是被隱藏了起來，就像學校會出於各種務實理由犧牲學生權益——等到你住進去那間寢室後，才會意識到異狀。

「屍水宿舍」的部分版本，加強了這個「隱瞞」的主題：由於僑生死後，屍臭味經久不散，因此該間寢室加裝了抽風機。但只有一間寢室有抽風機，未免太過醒目——為了避免讓學生發現，因此每一間宿舍都裝了抽風機。



一間廢棄房間。

特別的房间、被隱瞞的死亡

故事中對於這些出事的寢室，校方往往會加以隱瞞。有的時候隱瞞的手段是讓那間寢室變得跟其他寢室一模一樣（有些故事甚至會說，校方可以打亂門牌號碼）——有的時候，是讓那間寢室變得更加特別，直接不讓該寢室住人、將它改建成其他用途。

這是輔仁大學流傳的故事：女生宿舍一樓有一間醫護中心，那間醫護中心原本是寢室，某年寒假，一位僑生沒有回家，因病死在無人的宿舍。在那之後，住那間寢室的學生便會聽到淒厲的女生笑聲，校方因此把那間寢室隔出來，當作醫務中心。因此從醫務中心的內部空間，可以看出寢室大概的樣子。

臺北大學也有這一類傳說：女生宿舍中有間寢室不住人，那是專門用來放行李的行李間。其實那間房原本也是寢室，但是睡在其中的女生，被潛入宿舍的水電工先姦後殺，在那之後寢室就不安寧，因此只好改成行李間。

這類故事很多，也往往僅止於傳說。故事類型太過相近，都是關於那一間特別用途的房間——或許不該問「為什麼每一間特別的房間，都是因為出事而改建？」，該問的是：「為什麼鬼故事總是附著於這些特殊用途的房間？」事實上，很可能不是因為事件，才有了那些醫務中心或行李間，而是先有了醫務中心跟行李間，才有了鬼故事。鬼故事是用來解釋這些空間的說法。

我高中宿舍裡，也有幾間特別的房間：晾衣服的儲藏室、電腦室、綜合活動室。儲藏室似乎有鬼故事，綜合活動室也聽說很陰，據說有人聽過裡面發出聲音，打開時卻沒有人。但我為了練習樂器，曾經進到空無一人的綜合活動室。綜合活動室對應其他樓層的第六寢，但不知為何，只有這層的這一間改成了綜合活動室，它的空間感，確實還是第六寢的樣子。只是撤去了書桌床鋪，鋪上木地板，十分空曠，能聽到樂器強烈的回音。我一個人傳在傳說鬧鬼的活動室練琴，不斷因為想起鬧鬼傳聞而感到害怕。

「特別的房間」被視為異常，是因為宿舍裡的其他空間，都太過「正常」——標準化的宿舍空間中，每一間寢室都長得一模一樣。因此遇到不符合常規，少一張床的、或者是特殊用途的房間，反而醒目到異常的程度，容易使人產生靈異聯想。

這個「特別的房間」又是那麼微妙，它乍看熟悉，卻又十分陌生。進到這些特別房間，會感覺到它明明與其他房間隔局相似，用途卻截然不同。這種陌生感，也往往是鬼故事生發的背景。日本的學校怪談，時常發生在「放學後空無一人的學校」，學生因為忘了拿東西而回到學校，便遇上了靈異。黃昏的學校，既熟悉又陌生：它還是相同的格局，但因為夕照變換了不同容貌，給予人強烈的「非日常感」。這些特別的房間，正因為還保有「正常」的痕跡，更顯出它的異常、它的格格不入。那些存在於正常中的異常，彷彿打開了一道縫隙，允許那些異質的、不該存在的東西進入。

我想綜合活動室會變成綜合活動室，背後一定有某個我不知道的、但十分合理的原因。但只有靈異故事，可以貼近我當下心中的那份感覺。



一間廢棄班房。

無人的宿舍

黃昏是學校怪談裡的特殊時刻。我們宿舍鬼故事裡的特殊時刻，是早上所有人離開宿舍、宿舍空無一人時。

我曾經聽說過這樣的故事：某一天，在所有人都離開宿舍後，有一位學生留了下來。明明宿舍裡應該沒有其他人了，這名學生卻聽到宿舍裡傳來「碰、碰、碰」的重擊聲。那個「碰、碰、碰」的聲音不停響著，聽起來像是人的腳步聲，但更重一點。「碰、碰、碰」正在一間一間地敲寢室的門，用女性的聲音說著：「找……不……到……」

「碰、碰、碰。」學生感到十分害怕，躲到了床底下。那個女性的聲音又敲了下一間寢室的門，說：「找……不……到……」

「碰、碰、碰」的聲音越來越近，終於抵達了學生躲藏的這間寢室。學生看著「她」進寢室，自以為不會被發現，就在這時，「她」轉頭看向學生，對她說：「找、到、了。」她的臉對著床底下的學生，她是個頭下腳上的鬼，剛剛的「碰、碰、碰」是她以頭撞擊地板行進的聲音。

這個故事也是高中宿舍裡傳說的。這是唯一一個，後來我每次想起來，都會感到害怕的故事。我聽說時，腦中想像的就是我們所住宿舍的空間，對應的時刻，大概是所有學生都離開宿舍、幹部檢查清空、準備將宿舍上鎖之時。我只有一兩次機會做過這份工作，但那時見到的宿舍樣貌令人印象深刻。平常人來人往的嘈雜宿舍，如今安靜而空無一人。那就是我們生活中難以窺見的縫隙，我忍不住好奇：在我們都離開宿舍以後，這個空間會不會也有我們不知道的、它自己的故事？「碰、碰、碰」的傳說，聽起來就像是屬於那個奇異時空的傳說。

「碰、碰、碰」其實是個相當知名的傳說，至少在1996年就有流傳紀錄，在九〇年代是十分著名的鬼故事。我聽到的故事沒有說這名女鬼為什麼要來宿舍敲門，但是有些故事更為完整：這名女鬼原來是人類，她被負心漢拋棄，說要找他索命。負心漢躲在宿舍裡，希望能逃過一劫。道士告訴他，只要躲在床底下就能躲過。但躲在床底下的他，卻與女鬼四目相交——原因是他忘記告訴道士，女友跳樓時是頭下腳上死的。

這個鬼故事本身具有強烈的戲劇性：女鬼逐間寢室敲門，講述時壓迫感十分強烈。而「碰、碰、碰」的怪聲，最後揭露那是頭撞擊地板的聲音，也令人不寒而慄。更重要的是，故事翻轉了一般以為鬼沒有腳（只有上半身而無下半身）的形象，讓故事中的女鬼成為一個視線看向低處的鬼——反而令原本想躲避的人無所遁形。這些巧思都十分厲害，難怪這個故事可以流傳如此久又如此廣。

「碰、碰、碰」這類故事，可能是源自日本的學校怪談「窺伺的臉」，情節結構幾乎與「窺伺的臉」如出一徹。「窺伺的臉」故事中，一名女學生突然在放學後的學校遭遇一名看護婦（護理師／護士）鬼魂，她躲到廁所的最後一間，這名看護婦鬼魂接著開始逐間尋找女學生。

「不在啊……」她打開一間又一間的廁所門。但就在檢查到倒數第二間廁所時，看護婦鬼魂停了下來。女學生以為鬼放棄了，鬆了一口氣，自然而然地抬頭往上看，卻發現看護婦鬼魂從廁所上方的空隙看著她。

「窺伺的臉」跟「碰、碰、碰」一樣，都具備「逐間搜索」的要素，也同樣是每一間確認，並且說「不在」或「找不到」，來讓躲藏者意識到進度。也同樣都是在躲藏者認為自己可以逃過一劫、鬆了一口氣時，被鬼魂找到。鬼魂找到的方式，也都同樣讓人意想不到——「窺伺的臉」的鬼處在一般不會有人攀上的廁所隔板上方，「碰、碰、碰」的鬼則以倒吊的姿態把頭貼於地板上。「碰、碰、碰」傳說的年代，正好有不少日本怪談傳入臺灣，它的故事演化很可能受了「窺伺的臉」影響。

有趣的是，可以看到臺灣「宿舍」主題的強大——日本「窺伺的臉」發生在日本鬼故事勝地廁所，臺灣「碰、碰、碰」則變成一則宿舍鬼故事。

在我腦海裡，「碰、碰、碰」是可能會發生在我所處宿舍的那類故事。儘管我能想像女鬼貼地的視線，也會被我自己的想像嚇到，但我其實沒有辦法解決一個問題——我們宿舍的床，都是上鋪，沒有什麼「床底下」可言啊？

所以，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有「椅子學姊」的故事。



一間廢棄學校的黑板。

藏污納垢的死角

我高中所住的宿舍，床位在高處，差不多是人站立時頭頂的位置。床底下是書桌，坐在椅子上的時候，正好位於床鋪的正下方。一間寢室一共有四組這樣的配置。因此我們四個人都是睡上鋪，晚上睡覺時要爬上梯子。

「椅子學姊」的傳說是，晚上睡覺時要把椅子靠上，不然會有「學姊」站在椅子上看著你。

這個傳說是我最近才聽說的，但至遲從2007年起，已經在大學校園裡流傳。儘管我之前沒聽說，但我聽到時，可以很快地理解這則故事的恐怖感覺：書桌的椅子若拉出來，確實剛好會在床下方。假使有人站在那張椅子上，差不多剛好可以看到睡在上鋪的人。

這是一則完全符合宿舍空間感的傳說。不再像「碰、碰、碰」一樣，有不符合這空間的「床底下」，「椅子學姊」就是為了我們這種上床下椅配置量身定做的校園鬼故事，表達了上鋪獨特的空間感。

也是在那個我聽說了眾多鬼故事的宿舍裡，發生過一次靈異騷動。這次不是傳說，而是一次神秘難解的事件。

某一次，學姊回到寢室時，隨口呼喚了一聲室友。學姊明確地聽到，室友從上鋪回應了一聲。但就在這時，室友本人打開門，回到了寢室。

所以剛剛出聲的不是室友……？

呼喚人的學姊跟開門的學姊，我都認識。這件事情發生時，在宿舍引起不小的騷動。在這之後，宿舍裡的學姊學妹，提起這件事都會特別小心。儘管大家諱莫如深，但如今看來，靈異騷動似乎也不是什麼太稀有的事。常光徹研究校園怪談，也提到國小學生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妖怪騷動——這類靈異騷動，就像是校園裡的天災。

姑且不論當時的「靈異」是真是假，這都是一段十分「合理」的敘述。由於我們寢室的床鋪位於上方，位置略高於視線，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即時確認上鋪是否有人。好幾次我們要確認一位室友在不在，都要多爬上兩階階梯，才能看到她有沒有睡在床上。若是不爬上階梯，只是站著，看不到上鋪有沒有人躺著。

就是因為這樣的空間感，才會造成學姊「看不到上鋪室友」的狀況。而上鋪這個明明就在同一個空間裡，卻看不到的區域，就成了寢室的死角。

宿舍的上鋪，就像是都市傳說「消失的搭車客」裡的後座。「消失的搭車客」故事裡，搭便車的乘客上車坐到後座，但就在駕駛要提醒他下車的那一刻，一轉頭，卻發現乘客憑空從後座消失了。「後座」之於駕駛，也是一個無法即時確認的視線死角，但又弔詭地與駕駛位於同一個空間。因此「消失的搭車客」，也透露了對於這空間的不安。

那麼來自上鋪的詭異聲音，應該可以被詮釋為上鋪死角衍生的恐怖感覺吧？至於「椅子學姊」，則是一個關於上鋪空間的，相反的故事。這回主角待在上鋪了，但人一到了上鋪，就換下方變成了視覺死角——所

以就算有鬼魂站上了椅子，在上鋪的人也不可能看到。唯一有機會看到的，就只有鬼魂探出來的頭，與灼熱的視線罷了。

如今的我已經離開那間寢室很久、很久了。但在大學時，我又住進了類似的寢室，下面是書桌上面是床。像這類的寢室很多，因此「椅子學姊」不少宿舍都有流傳。最初，「椅子學姊」也有限定性別，可能是「椅子學長」，男宿與女宿都有同樣的空間配置。



一間廢棄學校的操場。

為什麼「椅子學姊」故事的空間感會這麼強？我想是因為，宿舍的空間感太強烈了。我們在那之前，與在那之後，都不會再經歷相同的空間。我只有作為住宿生的那幾年，入住了那個上床下桌的環境。我一開始非常不習慣，但我沒有選擇。高一十五歲的我剛住到宿舍時，我連上鋪的梯子都不會爬。爬上去還好，爬下來卻十分困難，我幾乎看不到自己身下的階梯，因此下幾階我都用跳的，有幾次落地力道比較大，發出了重重的聲音。

我應該有過害怕。但我沒有機會說，我甚至當下無法有意識的感受。但我這種微妙的心情，卻會在聆聽鬼故事時，悄悄地浮現。不只是令人戒慎恐懼的上鋪，還有那個奇異的綜合活動室、樓梯間的鏡子，以及宿舍外的一片廢墟平房。

我們天天都會走過的宿舍門口，不知為何有一排矮房。那排矮房有人生活的痕跡，但我從來就沒有看到住民在那裡活動。我對那排矮房非常在意，每次經過都會多看兩眼。但矮房外有一道牆遮擋，大門也上鎖，我只能透過低矮外牆，看到矮房內部深不見底的漆黑。

一年級的生活新鮮又令人緊張，我們這群新生被抽離原生的環境，塞進全新的宿舍空間，被迫在短時間內熟悉宿舍制式的日程表。而我幾乎不認識其他人。我們只有十點熄燈後的時間是自由的，我們往往會在那時候聊天。在一次熄燈後的聚會，一位同學說：「其實我有一點靈異感應。我在那排矮房裡看到過『東西』。」

雖然是令人害怕的事，我竟然一點也不覺得意外。甚至因為那位同學說了這句，而讓我覺得，我和她、和在場所有的人，都變得親近了起來。我們是同樣害怕那排矮房的人了，我們是聽說過同一個鬼故事的人，我們是共享恐懼的人——「恐懼」這種心情非常幽微，幾乎就是一個人最基本而深刻的情感，而我們能夠彼此分享，表示我們比起先前，更像是同一個群體。

這就是為什麼，世上鬼故事會特別多吧。